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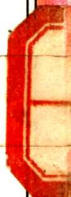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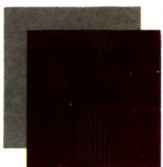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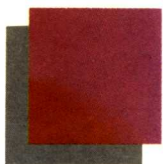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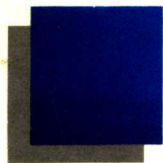
烟

花

印

象

● 袁則難 / 著 ●



聯合文叢

007

● 袁則難 / 著

烟花印象

聯合文叢 007

烟花印象

作 者 / 袁則難

發行人 / 張寶琴

出 版 者 / 聯合文學出版社

地 址 /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六樓

電 話 / 7666759・7631000轉672

郵撥帳號 / 0744922-2聯合文學雜誌社

登 記 證 /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3952號

印 刷 廠 /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總 經 銷 /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(創新書報股份有限公司)

地 址 / 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

電 話 / (02)6425518

出版日期 / 76年7月1日 初版

76年8月15日 二版

定 價 / 110元

版權所有 ● 翻印必究

〈本書如有缺頁、破損、裝幀錯誤、請寄回調換〉

袁則難 本名袁志惠，民國卅八年（一九四九）生於香港，一九七〇年春赴美，獲華盛頓州立大學藥劑醫師學位，任職於醫院，並從事文學創作與翻譯。《烟花印象》是作者的第二本小說集，文前他寫下：給從未到過樂土的Mellina。每個人的一世，不論生死愛慾事業，或強烈、或平凡、或低沉，都是不斷的翻滾，誰曾擁有樂園？袁則難的小說人物有無奈却不妥協，有低泣更有強顏的堅忍。文學批評家鄭樹森稱贊袁則難在本書收錄的四篇小說「臨摹描狀為表，心理經營為實。破解流放的情結，開始將異鄉疏隔，轉衍成藝術家反芻經驗時應有的距離。有諷議而力求不着色相，有論斷而力求寓諸序事。」

烟花印象 ● 袁則難 / 著

聯合文叢007

封面設計 / 黃憲鐘

目次

213	151	85	35	1
● 跋	● 馬	● 狷狂歲月	● 鴉的季節	● 烟花印象

/ 鄭樹森

「而在這樂園的晚上
妳是多麼熱切盼望
他眼裡的烟花
跟妳看見的烟花
是同一模樣」

烟花印象

——給從未到過樂園的 **Melina**

「是很漂亮，」妳同意女兒的說法，卻帶著疑惑問丈夫：「但明明都是假的，卻又怎能教人那樣動心？」

「因為的確是迫真，」他答道：「妳沒看見嗎？」

「我看見，」妳輕輕地說：「迫真是迫真，但究竟並不等於是真。」

「我的好太太——，來到這裡，便盡情享樂吧，妳理它是真是假?！」

丈夫不耐煩地說，眼睛忙碌地看著身旁的景物。

「真是奇蹟。」

他讚嘆地加了一句。

「真是。」

妳彷彿是附和著，但心裡卻是另有所指。

快到正午時，那些可愛的寵物，如雨後春筍般，一下子全冒了出來。白雪公主與七矮人，米老鼠，唐老鴨，還有那許多不知名的，披著彩衣，四方八面出現，孩子嘩然，成年人微笑，這是樂園，沒有煩躁憂慮。

參觀狄斯奈樂園的人，來自世界各地，非洲人、澳洲人、歐洲人、亞洲人，都慕名而來。其實這裡的機器和攤位已頗為陳舊，擺設也相當保守，但卻泛著那許多顏色，紅的、綠的、黃的；衣服、道具、汽球，充塞著人的歡樂。

不遠處一名印度婦人披著輕紗，拖著兩個孩子，曳地而過，她走路的姿勢有種獨特的氣

質，使妳想起「好萊塢大道」的旅館房東。

她也是個印度婦人，比身前那位略胖了點，額上嵌了顆小鑽石，笑的時候便閃爍著，彷彿能透視一切。

「啊，你們來了，歡迎到洛杉磯來。」

昨天抵達時已是黃昏，她笑著從櫃檯裡迎了出來，傳統的印度紗下擺，晃著蕩漾的藍。妳讓丈夫付了款，她便領你們到預訂好的房間。陳舊的床，陳舊的家具，看上去有說不出的熟稔，彷彿是一種安排，一段婚姻，一個被用完又用的女人。

「如果要熱開水，用電話通知，我馬上送到。」

她操著帶濃烈鄉音的英文笑道，親切中禁不住流露了一股異地風塵，妳不明白，一個二三流旅館的房東，為什麼仍要笑得如此劇烈。

「謝謝。」

妳破例報以笑容，笑，妳從來是十分吝嗇的。

然而稍後印度房東又托了一盤西瓜上來，那是額外的了，妳讓丈夫和孩子在房裡吃，自己站在走廊與她閒聊著。

「這惱人的悶熱天氣，」她把盤子像扇般揮著：「旅館有幾部冷氣機壞了。」她期望妳搭訕，但妳卻沒有。

「習慣嗎？」

之後她突然冒出了一句。

「什麼？」

「我指這裡的生活。」

妳「噢」了一聲，不免有點怪她一個陌生人，在如此萍水相逢的場合，如此短的時間內，問及如此複雜的問題。但妳直覺地感到她不是一個冒失的人，反而是非常精明解事。也許是天氣關係，也可能是妳們生命上的絃，在這特殊的場合不約而同震出同一個音階，使她摒棄所有客套，單刀直入的來親善。

妳感動了。

「習慣與否，有關係嗎？」

妳說，眼睛直望著她。

印度女人的頭跟盤子一起搖著。

「天涯海角，我們還免不了要過同一模樣的生活，形式或有小異，但意義卻大同，應怎樣說才對呢——」妳飛快地斟酌了一下字眼才道：「一種不同程度的送往迎來。」

「可不是嗎?！」印度房東望著在旅館走動的客人，嘆了口氣，鐵盤子卻側了過來，把妳也擱著，兩個異地的女人，同浴在一片昏黃裡。



拖著孩子那位印度婦人體態十分婀娜妙曼。可能印度人有種祕術，夜間睡前能把一切解脫，到早上醒來，便又變得窈窕輕盈了。她也穿藍，膝下波紋重重疊疊，走起路來，人彷彿在水上幽幽浮動。

真美。

妳記得在了一本雜誌的心理專欄看過，人在不快樂的時候，便會在身上加添顏色。

「又不是去嘉年華會，塗那麼多粉幹什麼?！」

今早經緯在催妳時，這樣對妳說。

過了青春期的女人，生命上沒有大波動起跌，不粉飾一下，還能憑藉什麼？男人就是不明白這些事態的微妙。

妳當時拿著粉撲，戲劇化地向丈夫說：「親愛的，這些顏色給你，這些給我，我們可以叫它做周日的安慰藥，你一定要把色彩塗得與眾不同。」

這是莎劇「哈姆雷特」女主角奧菲莉亞離場前的一段瘋語。妳看過那個改編的電影，對奧菲莉亞這一幕有深刻的印象。她躺在緩緩流動的河水裡，像躺進一具玻璃棺材，身旁綴滿各種鮮花。流水、落花、發了瘋的女人，自自然然便逼出了「春去也」。

那才是名副其實的「逼」真。

妳一直喜歡那個故事，認為是成年人的童話。但狄斯耐樂園禁止推銷這些悲哀的故事和人物，美國不是沒有偉大的悲劇，如「推銷員之死」，死在樂園門外，不得其門而入。

而經緯也不是哈姆雷特。

「警告妳，不要用粉碰我。」

他當時並未受妳的話感動，反而整個人向後跳了開去。

妳轉過身來，粧鏡反映著一天麗亮的陽光，妳明明白白地在裡面憔悴。妳這一段，大概不用粉墨就可上演，妳沒頂時，恐怕連花也沒有。

妳自問不是個挑剔的人，丈夫說要來，妳欣然就道，他要住次等的旅館省錢，妳讓他挑間牆漆剝落的，現在連擦點粉也嫌費時誤事，人總要有點美麗的東西才可對抗生活的沉悶！想到這裡，虛懸在空的粉撲，便在上午的陽光中，在妳手中僵住了。妳咬著牙，狠狠地把一朵「天堂鳥」插進髮裡。

「來，媽媽帶妳到樂園去。」

妳一手挽了女兒，頭也不回地擲下一句話，向外走去。

經緯是會追上來的。

他從前就曾經拚命追過。俗語說：「太太是人家的好。」但丈夫卻總是自己的好，龍經緯絕對不是一無可取。除了對妳死心塌地之外，他性格穩重，工作安定，而且很容易滿足，更難得的是，他有相當的中國文化修養，與這個青梅竹馬的伴侶結婚時，妳曾經是許多人豔羨的對象。但這些婚前的優厚條件，不知怎的，婚後卻走了樣，變成缺失。他變得個性頑固，生活刻板呆滯，不肯入鄉隨俗，有時甚至食古不化！

但許多人卻認為他性感！

連他的洋秘書愛蓮也這樣說。可是妳自己倒不覺得。雖然年近四十，經緯仍保養得相當好，但終究是人到中年了，可能是留了一撮濃密的鬚子，迎合了洋人看見鬚便覺癢的心理，加上在公司日日相對，愛蓮才按捺不住，從吃素變成吃葷，「愛蓮」變成「愛龍」。

對於經緯，妳是放一百二十個心的，就算他要偷情，對方也一定是中國女人，但妳仍吃不消愛蓮那種「金絲貓入眼」的態度。

有次家裡宴客，請了公司的一班人，愛蓮整晚像蜜蜂見糖，繞著經緯打轉，連公司那位洋總經理也看不過去，跟妳打趣道：「龍太太，看來妳要採取行動了，否則愛蓮快要把妳的先生也吞下肚裡去。」

妳看著那個手舞足蹈的小賤人，恨不得把她雙手齊齊砍了，卻只微笑著把一盤日式生魚遞過去。

「要這個嗎？」

妳將她的來勢擋住。

「噢，我夠了。」

愛蓮吃吃地笑道。

「我看妳是永遠也不會飽的那種人，而且我們這裡是不許客人空手的。」妳把一團生魚抹進她的手裡：「乖乖的給我拿著，這樣我心理便舒服些。」

「漂亮的龍太太啊，我敬妳一杯。」

洋經理在一旁哈哈大笑。

但妳並不是每個宴會都如此漂亮出色。

經緯從商，請到家裡的客人有時頗為三山五嶽，有一次是全勇班，而且清一色洋人，飯後閑談中觸及音樂，這方面經緯一向沒興趣，頓時無法搭腔，妳不動聲色的替他把話題接過。並不是妳在這方面特別有天分，而是生孩子後，妳從看書改為聽音樂，因為聽音樂時妳仍可四處走動打理家務，照顧嬰兒，久而久之，習慣便成為修養。

妳偏愛浪漫作曲家，蕭邦、李斯特等人的協奏曲妳數得出每一個樂章，妳也喜歡百老匯歌劇的熱鬧和宿命，一開口，話便多了，經緯坐在一旁，呆呆地看著妳，彷彿妳是個陌生人。

「龍太太，妳聽過Rachmaninoff沒有？」

一個叫龐第的義大利男子問。

妳不正面回答，卻哼起一首從Rachmaninoff鋼琴協奏曲改編的流行歌來：「滿月——，和虛空的懷抱……」。

客人齊聲喝采，其中一個笑道：「沒想到龍太太對流行曲也甚有研究。」言下之意，對通俗的東西頗為不屑。

「這位先生大概是貝多芬或巴哈的擁護者了。」妳轉過來對那位嚴肅的音樂迷點了點頭道：「蕭邦、李斯特，甚至柴可夫斯基之流，沒錯是容易喜歡一點，但仍有可以欣賞的地方，

他們的作品有不同的程度，如果我們能經得起巴哈或莫札特的嚴肅，再來回顧，便會發現蕭邦等人浪漫得可愛了，經得起時間考驗的東西，當會有其不可否定的因素在內，你說是不是？」

那批洋男人對妳肅然起敬了。

「說得好，讓我們敬龍太太一杯。」

龐第感激妳救了他的Rachmannoff，興高采烈地站起身來說，還抽空向妳眨了眨眼。

他是美國出生的義大利人，大概三十左右，可能是早熟，更可能只是模樣年輕，這些洋人的年紀誰搞得清楚？！他與其他賓客最不同的地方，就是他的頭髮是黑色的，使他看來鶴立雞群，十分順眼。

我是不是個經得起考驗的女子？抑或只是個「空虛的懷抱」？妳看著在替妳驕傲的經緯，心下有點茫然，及後龐第找到機會與妳單獨談話時，妳的茫然擴展得更大了。

「剛才妳那番話說得真好，強生那老鬼常誇自己懂音樂，依我看來只是孤芳自賞，妳的觀點就比他成熟得多，我喜歡成熟的女人。」

他老實不客氣地向妳表示態度。

妳的臉驀地紅了。放鬆點，妳對自己說，洋人習俗不同，這些話，在他們來說是十分普通的恭維。但妳仍感到有點害怕，不敢正眼看他。

「這是我辦公室的電話和地址，」妳卻聽見他說：「有空請來坐，我們可以出去喝杯咖啡，談談音樂，或者其他什麼的。」

「我很少出外和朋友喝咖啡，但如果有空，我一定拜訪。」

妳客氣地收下名片，對那「或者其他什麼」絕口不提。

直到晚上更衣就寢時妳才再偶然碰到那張名片，掏了出來，上面「東尼·龐第」的名字顯得非常陌生，妳發覺除了對他表面的熱情外，可說是全無認識，像欣賞一張名片的漂亮印刷，卻忘記了上面的名字。或者應該反過來說，現在名字是記得了，倒忘了他是什麼樣子的，只記得他那套嶄新筆挺的西裝，他向妳說話時那股濃郁的白蘭地酒氣，以及藉著酒氣傳過來的那股令妳害怕和悸動的活力。

把名片隨手一放，從沒想到日後給妳的麻煩。

●

人就是那樣喜歡冒險。

連被人沉到水底也心甘情願。有些人還一邊下沉一邊笑著，心安理得的待在下面，從被約束的視野中，瀏覽那些預先為遊人安置好，那些零碎的，他們要看的塑膠東西。

那個叫什麼李無船長的潛艇，就是這麼一回事。說穿了是一個水底萬花筒，潛艇沉下兩三碼便充作海底二萬里，飛快地轉了一個圈便算海底歷奇。這是要花錢，十分人工化，而且為期甚為短暫的一個旅程。

雙腳重新踏上堅硬的水泥地時，妳仍有點不相信，自己曾為這毫無意義的沉淪付出代價。潛艇內的空洞、無聊在妳腦際縈迴著，樂園內卻正是紅日當中，陽光猛烈地傾瀉下來，不容許任何陰影。不遠處有小販在兜售氣球，女兒看到了，笑著跑過去，胖嘟嘟的小手舉了起來，粗如樹柯，拚命向陽光伸上去，伸上去……。

倘若愛是雨露，歡笑是不停地爆發出來的嫩綠，父母只要給孩子空間，眨眼間小孩便長得又高又大，父母反而要活在他的陰影之下。

「不買！妳什麼都要買。薇薇，回來。」

丈夫的聲音喝道。

「就買一個吧，」妳替女兒懇求：「你剛剛才說過，到這裡要盡情快樂的。」

經緯去買氣球時，妳把頭上的「天堂鳥」摘了下來，替女兒戴上：「這才是我漂亮的小女孩。」

「謝謝媽媽。」

女兒毫無保留地笑著，蘋果臉又圓又大。

「爸爸呢？」

經緯拿著氣球在另一邊逗她。

「謝謝爸爸。」

薇薇過去接住了。